

宣教家庭親子談

龍維耐、龍蕭念全、龍祈楓、龍祈申

編按：龍維耐醫生一家是資深的宣教士，參與在新加坡開辦亞洲宣教士訓練學院（Asian Cross-Cultural Training Institute），從事訓練亞洲宣教士多年，是第一位華人擔任這項工作。之後應邀回到香港，為華人創立了一套「跨文化職前訓練」模式，並參與訓練工作，由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及澳門聖經學院合作舉辦至今。在2004年，龍醫生伉儷與翁競華牧師伉儷、姚桂芬及曹姿嫻等宣教士合作開設了「同路坊」（WeCare Center），讓出發前以及回到香港本土服侍或休假的宣教士得到所需的輔導和關懷。同路坊是一個不分宗派的有意義事工，是路經或返回香港的宣教士的「家」，可以在這裡卸下重擔，學習新的技巧，認識更多的同路人。伉儷二人除關心同路坊事工的需要外，龍醫生至今仍熱心從事宣教教育，經常在各地講學及訓練。龍師母亦在帶領全球基督徒婦女網絡（WOGA）的工作。

龍醫生伉儷有兩位千金，大女兒祈楓曾到俄羅斯短期宣教一年，現定居美國。小女兒祈申現在香港差傳事工聯會事奉，專注於關心宣教士子女。兩人都參與這次親子談，分別撰寫專文表達在宣教事奉上的體會，一對年長者說話，一分享宣教士子女工作；為保持原著神髓，兩文不作翻譯，以英文刊出。

回應呼召，開步宣教

回應神的呼召，踏上宣教事奉的第一步時，我們尚屬年青，膽子比較大，也不富有，沒有甚麼不願捨棄。當時，維耐在美東是位實習醫生，念全正在懷著第一胎。對於宣教事奉，大家有共同的體會。

維耐是在宣教家庭長大的，搬家乃常事，但卻非易事，因為難有長久的朋友，每到一個新地方都要努力結交新朋友。但雙親忠心跟隨主，成為一個榜樣，也見證了主是信實的。小時候在印尼生活的日子很難忘，也自然使維耐興起到印尼服侍。

念全則成長於單一文化的小家庭，父親在台灣工作，所以每逢暑假，母親都和她到台灣去，念全從小就懂得自己收拾行李。雖然坐船到台灣的海上旅程並不好受，卻很期待。父親也常常講述戰爭時怎樣穿州過省，他的經歷與宣教士的傳記，塑造了念全愛冒險的性格，也使念全感到搬家並不是一件大事，而且也不希望擁有太多的物件。

我們的兩個女兒也受到感染。其中大女兒祈楓（另有專文分享，見後）喜歡認識其他文化，

學習新語言，也很喜歡旅行。記得在新加坡，她曾用了不少時間來畫一幅很大的非洲地圖，替每個國家塗上了顏色。在俄羅斯，她影響了所教導的兩個宣教士子女，懂得欣賞當地的文化。在大學期間，她感到自豪的事，就是教導同輩的年青人不要太重視物質；其他的美籍華裔同學開的是簇新日本轎車，她卻駕著20年車齡的舊車到處逛。她會告訴孩子，在菲律賓擁有一部車，就算是一部很舊的車，都會被人認為是富有。

女兒祈申的體會

當知道我們一家將會搬到台灣時，我非常興奮，因為可以到一個新的地方去。雖然小時候曾在那裡住過，但已經印象模糊，台灣對我已是一個新地方。可是一個月後，便發現這是一個艱苦的歷程。與姊姊不同，我並非入讀國際學校，是在本地的中文學校就讀，要面對的文化適應很多。不過，一年之後，我已經融入了本地文化，而且能說很道地的國語（普通話）哩！我的國語就是在那時學會的。

再次搬家

我們在台灣的台東9年，維耐作醫療宣教士。完成了兩期的宣教事奉後，我們應邀到新加坡裝備亞洲的宣教士。這一次搬家，就不簡單了。對維耐來說，需要離開他作醫生的專業；對整個家庭來說，已不是新組成的家庭，而是有兩個完全融入台灣生活的女兒。我們要考慮的事情很多，也花了一段長時間與宣教同工解釋，然後把這個決定告訴女兒。如今回望，我們可以有更好的處理，讓女兒有更多時間來宣洩她們的傷心和失落。所以，這一次不是要挑戰我們全時間事奉神，而是要從台東遷到新加坡，從鄉村生活到城市生活。

當我們向女兒說要搬家的時候，她們第一個反應是吃驚和傷心，因為我們只能告訴她們兩個月後要搬到新加坡去。事實上，我們對新加坡的認識很少，僅知道它是個很可愛的現代城市。

離開台灣，孩子們不單要揮別鄉村生活，要面對與所有宣教士家裡的小孩道別。幼少年紀便要經歷分離之痛。在新環境、新學校裡要學習新的課程，也要學習不相同的語言。20年後，她們與孩提時代的台灣朋友重逢時，不懂得怎樣開口交談。

女兒祈申的體會

前車可鑑，幾年之後，當我知道又要搬家到新加坡去的時候，就不像當年去台灣一般興奮。不過，神每次都厚待我，我很快便適應。在新加坡，我的成績很好，而且也融入當地的文化和社會，甚至在念高中時參加了新加坡青年管絃樂團。

鄉村生活與孩子的世界

鄉村生活，對念全來說，是要使一家人在鄉間有舒適的生活，但對維耐來說，卻是長時間在手術室內工作、調解本地同工與宣教士在意見上的分歧、屬靈爭戰、信徒後退、同工家庭出現問題時感到無助、鄉村教會人數不增長卻時生爭執、因長期在外與親人團聚時感到陌生、見外等等挑戰。

提及鄉村宣教，很多父母和祖父母都擔心他們的子女或孫兒的學業。本地學校的學術水平雖然並不很高，但功課也不容易應付。然而鄉村生

活，對我們兩個女兒來說充滿了樂趣，她們在這裡學會了生活之道，與純樸的鄉人相處，認識怎樣才是真正的生活。她們都認為，她們的世界觀是由早期的鄉村生活所塑造的。

她們騎單車經過稻田去上學，和其他宣教士子女相親相愛在大自然玩耍，親切的稱呼其他宣教士為叔叔、姨姨，在他人的廚房享受剛從焗爐拿出來的烤餅和批，在我們的後院拾桑椹，看著鄰居把從我們屋子裡捉到的蛇拿到自己的廚房去烹調，也看著父親怎樣宰殺一隻病人送來的雞，坐在爸爸摩托車的後座幫忙從醫院載回來一桶水，與疼愛有加的護士姨姨、職員在醫院裡的飯堂裡吃飯就像一個大家庭，也見證全醫院為一位護士同工被摩托車撞倒的12歲兒子祈禱（經過無數次的手術後復原，最後成為一位福音歌手），宣教士組成逾10架的摩托車隊浩浩蕩蕩駛過一個乾涸的河床

總結來說，宣教工場尤其是在鄉村，就好像是一個大家庭。

新的發現和適應

作為一個母親，念全要指出，從台東到新加坡，是從鄉村生活到城市生活，從純樸、親切的社區到繁囂的都會。在新加坡，她們要學習坐公車，應付艱難的考試，訓練中心是一個國際性的社區，每日都有很多學生在我們家出入。

一聽到要搬家新加坡，女兒們的反應是吃



台東基督教醫院院牧、醫師為龍醫生一家前往新加坡宣教祝禱

驚和傷心，但當全家抵達這個城市後，我們一同經歷了一個「震盪」。在訓練中心與來自亞洲各地區的學生見面，我們發現維耐會說印尼語，其餘三人都不會。我們有很多機會聽他娓娓細說印尼的文化和人民，也發現他在家裡可以嗅到印尼人和馬來人的氣味（在新加坡很多）。在很短時間，我們一家一起認識了新加坡，同時也發現了維耐隱藏著的一面——孩提時代的印尼文化。因為維耐是個宣教士子女，童年在印尼渡過，當我們生活地區的文化與印尼相近時，他就「活出了」印尼一面的「我」，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發現這部分的「他」。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讓我們明白宣教士子女與其他人，甚至與家人之間，何以存有「文化隔膜」。

當然，我們各人對事物的適應程度也有差異，例如：祈申和念全對辛辣的食物很慢才接受，兩個女兒做功課到很晚，須花一個小時才能回到學校，對那些嚴格的考試感到很困難。而宣教士訓練學院是國際性的，團體生活的適應，對我們來說也不容易，幸而各人有不同的適應方法。可以說，我們四人都是門徒訓練中心的學生。生活是如此充實，希望有更多時間把所學得的實踐。

分離與成長

因為宣教工作而與女兒分離，當然不好受。當時仍沒有電郵，也沒有傳真機，只能靠通信。我們很少用電話，她們住在宿舍，電話難以接通，所以除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外，我們很少用長途電話閒話家常。其實，這樣的安排，對兩位十餘歲的女兒來說，會有很多遺憾，但我們都接納，這不是最理想的處理，只是在限的條件之下的最好安排。

我們非常感激在台灣宣教士與牧者，每有假期，他們把兩位女兒接到家裡去。然而，當聽到她們臥病在床，或訴說孤單，我們心裡很不安。但寄宿學校的信仰氛圍和傳統，使她們更認識自己和更熱心尋求神。兩人對神堅定的信心，是在學校裡奠基的，我們對此非常感激。可以說，兩個女兒的靈命得到提升，是來自延伸的家庭，是來自工場上的宣教士伙伴，以及來自學校。她們在年紀輕輕時已學會了照顧自己，所以

常看四周的友儕為不夠成熟，這或許妨礙了她們結交朋友。在這樣的環境下，宣教士子女可能在屬靈方面比較成熟，但面對社會時則比較天真，這就是我們的實際情況。

女兒祈申的體會

離開新加坡，我和姊姊進了寄宿學校，父母與我們的聯繫很頻密，經常給予支援，讓我們可以順利過渡到另一種生活。這種過渡，可以說是我們日後入大學時的裝備。我們每週都通信，讓大家了解彼此的生活，這是維繫感情的關鍵。

對女兒的影響

女兒寫信的內容多表達我們的宣教事奉對她們的影響，有正面也有負面的。不過可以說，最艱苦的日子都好好渡過。回首過去，她們感覺一切都是恩典，神用這個方法來塑造現今的她們。她們以感恩之心來面對生活和友情，她們不看重物質，也不依賴物質上的舒適。我們都不像一般的中國人，對傳統的節日和習俗也不熱衷，一般人看重的事我們可能淡然以對，喜歡過簡單、純樸的生活，不多參與飲宴的場合。

女兒祈申的體會

在成長的階段裡，父母一提到他們的宣教工作便眉飛色舞，這影響我在思想一生的呼召時考慮宣教事奉。我也看到了一個景象，感受到宣教異象是遼闊的，我們需要祈求的是完成任務的力量，而不是人力可以完成的任務。我看見父母發揮超過他們的力量來擔付起宣教的工作，然後我又看見神的恩典處處都在。為新宣教士開辦及維持ACTI及CCT課程，其實就是在運作一所新學校和新課程，父母親要處理行政、財務及人事各項事情。我看見父母的艱辛，但我也看見神常常與他們同在，賜他們智慧與力量；我更親眼看著ACTI及CCT祝福很多宣教士，裝備他們以宣教為一生的事業。

感言

我們經歷了多次的轉變，蒙神恩待，我們仍在宣教崗位上忠心服侍。差會World Venture（舊

稱CBI)的關心和看顧，一如往昔，對我們完全信任，讓我們去完成從神所領受的使命。一些美國華人教會及弟兄姊妹也與我們同行，在關懷和支持上供應不絕，我們對此十分感激。或許有人習慣經常轉換事業，也有人對工作環境不滿，又或者因耗盡而退下。但過去30年，我們在同一的事奉上；靠著神的恩典，我們決定一生都作宣教士。

維耐的忠心是父母在不知不覺間給他的訓練；若有任何成就，完全因為神從小就裝備他，並且一直以祂的美意帶領他走每一步。他喜歡外科手術，也喜歡向醫院同工講解神學。偶然也會懷念行醫的日子，很快便被繁忙的跨文化團體生活沖去了。但他並沒有抱怨，反而看為一種光榮，因為學生信任他，樂意讓他進入他們的生命。而且在80至90年代裡，能與不同國籍的宣教領袖一同工作，是他的光榮。這樣的處境，使他敏感自己是代表華人世界。來到香港，與他們少了聯繫，重聚的機會也不多。對於念全，維耐非常欣賞她在訓練和關懷方面的主見，兩人是一個團隊，缺少了彼此的幫助與支持，很多事無法完成。維耐很希望教導兩個女兒講廣東話，可惜無法如願，不料，當她們長大後，竟然「說出」廣東話和國語來，是她們努力的成果。更驚喜的是，大女兒祈楓甚至對她的女兒講國語！

念全愛冒險，艱難的處境對她而言，代表要

解決問題。如今已作了外祖母，覺得不順心的是無法如願常常去看孫兒們。回顧過去，當年在香港背著書包步行上學的念全，從未想過會作一個宣教士，或在屬靈上幫助別人，這完全是神的恩典。在寫了幾本有關宣教生活和事奉的小書後，她開始了解很多人對獻身事奉很猶疑，正如今日這個世代的人委身婚姻很猶疑，因為他們只看見那不易為的一面，卻看不見與創造愛的神同心同工，就能成為何等樣的人，事奉是一種光榮。我們常被「選擇」一詞所誤導，神呼召我們要單純，跟隨祂，不向後望。只有當我們將生命完全全交在祂的手中，祂會以大愛和大能來改變我們。宣教是祂的事業，一個好的老闆會不關心祂的僕人嗎？當神的呼召臨到，認真地回應，忠心地跟隨，全心地信靠。祂會在沙漠裡開闢道路，祂會帶你走過。你在世上生活，有甚麼比將生命交給神更好？

女兒祈申的事奉

我正在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服侍，所作的是一項龐大的工作。我學會了倚靠神，仰賴神賜下一切所需，因為這是一項個人不能勝任的工作。相信到最後，神會從祂的工作得到榮耀。沒有比這樣倚靠神所得的滿足更大！



龍醫生一家與王永信牧師一家合照



祈申與父母合照